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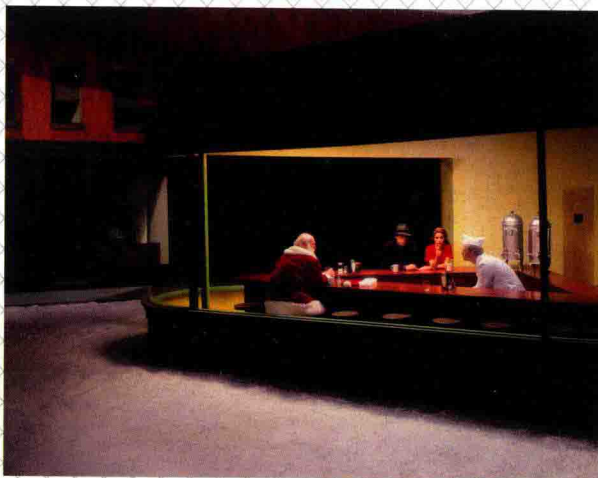
【名著名译
英汉对照
读本】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MARK TWAIN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



〔美〕马克·吐温 著
叶冬心 译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名著名译
英汉对照
读本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MARK TWAIN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



[美] 马克·吐温 著
叶冬心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美)马克·吐温著;叶冬心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
ISBN 978-7-100-17161-8

I. ①马… II. ①马…②叶…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
读物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39122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
〔美〕马克·吐温 著
叶冬心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7161-8

2019年4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1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8¼

定价:28.00元

前 言

这套丛书的名字比较长：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还应该长一点儿才更准确，比如叫做“名著名译英汉对照翻译教程读本”，因为这更接近我们费尽周折编出这套书的全部用意和目的。下面简单地说明一下。

名著。外国文学名著成千上万，按说选出十种八种，做成英汉对照读物，奉献给读者，不应该是难事。但凡事怕讲条件。英汉对照读物不宜太长，最好在八九万字的篇幅；体裁要丰富，至少戏剧、长篇和短篇小说要照顾到；英语难易要兼顾，各个时期尽量不漏，写作风格多样化；译文优秀，确实可以作为翻译教程式的读本……这么多条件相加，名著挑选起来就有相当难度了。多亏了各家老字号出版社几十年来出版的外国文化和文学翻译作品十分丰厚，虽然花费了不少力气，但结果相当令人满意。且看我们所选作品的书目：剧本有《哈姆莱特》、《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和《理想丈夫》；长篇小说有《名利场》和《简·爱》；中篇小说有《伊坦·弗洛美》和《黑暗的心》；随笔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短篇小说有《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和《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三个戏剧。流传下来的优秀戏剧作品是西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必须阅读优秀的戏剧作品。另外，戏剧是西方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在小说形式没有出现之前，戏剧是文艺创作中最具包容量的形式。小

说出现后，戏剧除了不断丰富自己，仍然保持着所有文艺创作形式所无法取代的优势，那就是舞台演出。小说可以朗读，但是无法在舞台上演出。要想登台演出，还得改编成剧本。因此，戏剧仍然是阅读的一个重要对象。《哈姆莱特》不仅是莎士比亚的扛鼎之作，也是所有剧本中公认的代表之作，其深度、广度和厚度，只有亲自阅读才能领会。莎士比亚是戏剧发展史上的一座山，后来者只有仰望的，没有叫板的，偏偏出了个萧伯纳要与他试比高低。萧伯纳发愤读书（包括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全部），勤奋写作（共写了五十余部），还创办“费边社”。莎士比亚有个名剧叫《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写古罗马人的人性和爱情。萧伯纳说，不，古人更喜欢政治，不信你看我写的《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后者也成了名剧，还拍成了电影，成为电影经典。才子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却说，爱情和政治都重要，唯美主义更重要，我来写一出唯美剧本《理想丈夫》让你们看看。于是，《理想丈夫》集爱情、政治讽刺与社会风俗于一体，上演时轰动一时，也成了名剧。

两个长篇。为了适合英汉对照，我们只能选长篇小说名著的若干章节。萨克雷的《名利场》和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我们各选了其中的八九万字，首先是因为这两部作品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次是因为这个译本已经成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范本。所选的几章当然是其中最精彩的，完全可以当做短篇小说看，却又大体上窥见了全书中的几个主人公。萨克雷生前十分走红，许多后起作家都对他十分仰慕，夏洛特·勃朗特就是他的追星族，醉心文学，终写出一部《简·爱》献给他，勃朗特也从此成名。

两个中篇。实际上,英语文学里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明确概念。三四万字的短篇仍视为短篇,五六万字的作品就可以算作小长篇了。这里所选的两个中篇分别在八九万字,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长篇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是公认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剥葱皮一样把殖民主义者的心态一层层刻画得淋漓尽致,其影响之大,先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直接触动著名诗人托马斯·艾略特写出了《荒原》,后又在八十年代造就了轰动全球的电影大片《现代启示录》。美国心理派女作家伊迪丝·华顿以特有的细腻和力量,在她的最负盛名的《伊坦·弗洛美》里,写出了当初美国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时产生的物质问题和道德问题。

一则随笔。随笔是英语文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译得好的很少,只选了一篇。《一间自己的房间》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吴尔夫的著名随笔,从一个思想相对开明的知识女性角度,就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问题进行了令人信服的阐述,被后来者誉为女性解放的宣言书。

最后是两位在中国读者群里最有声望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和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选。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和欧·亨利的巧妙构思,使他们跻身于世界文坛。我们选收时尽量照顾他们的创作特色,例如马克·吐温的《一张百万英镑钞票》和《腐蚀了哈德利堡镇居民的人》,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最后的常春藤叶》和《警察和赞美诗》,等等。

名译。“名译”的基点是译作出版后,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已经得到读者和专家的认可。大部分名译出自名家之手,如朱生豪、吕叔湘、杨宪益、杨必、黄雨石,自然算得上“名译”了。不过,这套丛书还特别强调了1949年以后文学

翻译的历史与传统,变化与取向。1949年前的文学翻译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虽然不乏优秀的翻译作品,但是自由发挥随意删改的译风也确实存在,甚至在一些翻译作品中相当厉害。近几十年来,经过几代人的编辑和修订,共同努力,留住了一批1949年前的翻译作品,如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吕叔湘的《伊坦·弗洛美》、徐霞村的《鲁滨孙飘流记》,等等。更重要的是通过淘汰、修改和碰撞,翻译界渐渐产生共识,形成了一种认真、严谨、准确、精当的译文标准取向,与当代白话文更加接轨了。读者通过每一种书的千把字的“翻译谈”,完全可以体会到这种变化和历史。

在这十种翻译作品里,《哈姆莱特》、《伊坦·弗洛美》、《名利场》可归为一类。它们更注重段落的信息,有时不惜打乱一点儿句序,力求更传神,更口语化,更接近白话文小说的味道与表达。译者能做到这点,靠的是雄厚的英文和汉语底子,尤其是后者。《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是一种游刃有余的翻译,两种文字都照顾得很好;杨宪益、朱光潜、杨周翰、潘家洵,都算得上这种优秀的翻译的代表。《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的翻译,是一种更容易反映作者写作风格的译文。《简·爱》是目前英语作品之中汉译版本最多的。吴钧燮的译本是较早的,超过了过去的译本,后来的译本又无一可及,从此不难看出翻译不是谁都能做好的。《欧·亨利短篇小说选》、《一间自己的房间》、《黑暗的心》和《理想丈夫》的译文简朴、清顺,更贴近原文的原貌,代表了今后译文的走向。

英汉对照。译家和编辑有一句大白话:译文和原文对不上(或对得上)。这话往往代表一种翻译的优劣标准。这个系列的所有翻译都是“对得上的”,尽管程度上会出现差

IV

别。但是读者在对照英文和中文的时候，一定要琢磨一下，消化一下，发现有“对不上的”也切不要立即下结论，最好回头看看书前的那篇千把字的“翻译谈”，然后再下结论。你这样做了，无论发现什么结果，都会获得一种意想不到的飞跃，英文的和中文的。

读本。既然是读本，首先考虑的是为读者服务。无论英文中文，均有难易之分。按我们的设想，先读短篇，而后中篇，然后长篇，最后是戏剧。但是如果你只读英语，参考译文，那么先读戏剧中的对话倒是一个提高英语理解的有效捷径。

另外，前边说过，我们的这套书应该叫做“翻译教程读本”才更尽其意。我们知道，许多优秀的译家都承认他们从优秀的译本中获益颇多，翻译的经验和感受很重要，例如，“关键是‘信’‘达’”，“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一仆二主”，“五点谈”，“首要原则是忠实，并力求神似”，“学会表达”，“拉住两个朋友的手”，等等，在每一读本的前面都作了具体而珍贵的详述。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为翻译教程的话，这些类似“翻译谈”的东西才当之无愧。

苏福忠

文字翻译的常识

翻译需要常识,比如意大利是欧洲国家,而梵蒂冈也是欧洲国家,却在意大利境内,是一个国中之国。又比如英国是欧洲国家,却不属于欧洲大陆,是个岛国。这些常识对于译者很重要,译者掌握得越多,译文表达越轻松。但是,这篇文章要谈的不是这类常识,而是文字翻译实践多了积累起来的判断文字的常识。要把这点说得更清楚,还需要从“常识”这个词儿说起。

《现代汉语词典》里说:常识——普通知识。

和汉语“常识”这个词儿对应的英语单词,是 common sense,而这个英文单词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里的解释是:common sense, practical good sense gained by experience of life, not by special study. 常识(由生活经验得来,而非由特别研究得来的实用判断力)。这个词条的汉语解释很有意思,先用“常识”界定了,然后在括号里给出了更详细的解释。就 common sense 这个英文单词而言,其实是括号里面的界定更准确,而且“实用判断力”首先应该纠正为“实践的判断力”,然后按照英文解释一词不差地翻译成“实践的良好判断力”。也就是说,common sense 所包含的判断力,不仅是“实践的”,还是“良好的”。“实践”是一种身体力行的行为,实践多了,经历就多,经验就多,自然有助于判断力提升。“良好”则与智商高有关系,智商不高,实践再多,判断力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还说英文的 *common sense*, 这个词用在女王身上, 如果讲的是朝政, 若译为“明察秋毫、励精图治”之类很有想法; 如果讲的是体察民情, 译为“母仪天下、菩萨心肠”也许更贴切。这个词儿用在一个家庭主妇身上, 若译为“通情达理、勤俭持家”或许更好些。这个词儿用在一个上学的姑娘身上, 若译为“懂得很多生活常识”, 倒是很准确了。

一个译者, 能做到这样的变通, 必须有大量的实践和不错的头脑, 否则译文中会出现满篇“常识”之类似是而非的文字, 译文显得呆板、机械、重复, 有经验的译者甚至读者, 都能看出来还在抄字典的阶段。A sigh 翻译成“一声叹息”固然没错, 但是如果译成了“一声浩叹”, 上下文因此生动起来, 也许它就是作者的写作本意。

在英译汉的活动中, 有一批译者把翻译视为很神圣的事情来做, 实践, 实践, 再实践, 一生翻译了很多作品, 从下笔生涩到笔翰如流, 锻炼出了“实践的良好判断力”, 使译著的质量不断提高, 译文传神, 对文化积累贡献更大。

叶冬心先生的译著, 应属此列。

文 心

CONTENTS 目录

How I Edited an Agricultural Paper	2
我如何主编农业报	3
Mrs. McWilliams and the Lightning	18
麦克威廉斯太太与雷电	19
The £ 1,000,000 Bank-Note	38
一张百万英镑钞票	39
The Man That Corrupted Hadleyburg	94
腐蚀了哈德利堡镇居民的人	95
A Dog's Tale	224
狗说的故事	225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MARK TWAIN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

How I Edited an Agricultural Paper

I did not take temporary editorship of an agricultural paper without misgivings. Neither would a landsman take command of a ship without misgivings. But I was in circumstances that made the salary an object. The regular editor of the paper was going off for a holiday, and I accepted the terms he offered, and took his place.

The sensation of being at work again was luxurious, and I wrought all the week with unflagging pleasure. We went to press, and I waited a day with some solicitude to see whether my effort was going to attract any notice. As I left the office, toward sundown, a group of men and boys at the foot of the stairs dispersed with one impulse, and gave me passageway, and I heard one or two of them say: "That's him!" I was naturally pleased by this incident. The next morning I found a similar group at the foot of the stairs, and scattering couples and individuals standing here and there in the street and over the way, watching me with interest. The group separated and fell back as I approached, and I heard a man say, "Look at his eye!" I pretended not to observe the notice I was attracting, but secretly I was pleased with it, and was purposing to write an account of it to my aunt. I went up the short flight of stairs, and heard cheery voices and a ringing laugh as I drew near the door, which I opened, and caught a glimpse of two young rural-looking men, whose faces blanched and lengthened when they saw me, and then they both plunged through the window with a great crash. I was surprised.

我如何主编农业报

我就任农业报临时主编一职时，心里难免感到有点儿不踏实。就像一个新水手要去指挥一条大船时那样难免感到有点儿不踏实。但是当时我的处境迫使我不得不以追求薪金为目的。那份报纸的正式主编要去度假，于是我就接受了他所提出的条件，代理了他的职务。

一经重新有了工作可做，我的心情痛快极了，整个那一星期里，我是越想越乐。我们的报纸付印了，我那天一直眼巴巴地等着，一心想要知道，我花费的那些心血是否吸引了读者们的注意。太阳快落山时，我离开了编辑室，聚集在底层楼梯口的一群人，有大人，也有小孩，不约而同，一下子都向两边分散开，给我让出了一条路，我只听见其中有一两个人说：“瞧，那就是他呀！”这件事当然使我高兴。第二天早晨，我看到与昨天类似的一群人在底层楼梯口，有单独的，有成双的，都纷纷散开了，有的在这里，有的在那里，都一起站在马路上，站到街对面，兴致勃勃地留心看我。当我走近时，那群人就分散开来，向后退去，我只听见一个人说：“瞧瞧他那双眼睛！”我只装做没看见自己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但暗中却对此感到高兴，打算写一封信，把这情景告诉我的姑母。我登上那短短的一段楼梯，刚走近房门口，就听见一阵愉快的人语声和响亮的欢笑声，我推开了门，瞥见两个乡巴佬似的年轻人，他们一看见我，立即变得面色煞白，露出慌张的神情，然后哗啦一声响，两个人都冲到窗外去了。我大吃一惊。

In about half an hour an old gentleman, with a flowing beard and a fine but rather austere face, entered, and sat down at my invitation. He seemed to have something on his mind. He took off his hat and set it on the floor, and got out of it a red silk handkerchief and a copy of our paper.

He put the paper on his lap, and while he polished his spectacles with his handkerchief he said, "Are you the new editor?"

I said I was.

"Have you ever edited an agricultural paper before?"

"No," I said; "this is my first attempt."

"Very likely. Have you had any experience in agriculture practically?"

"No; I believe I have not."

"Some instinct told me so," said the old gentleman, putting on his spectacles, and looking over them at me with asperity, while he folded his paper into a convenient shape. "I wish to read you what must have made me have that instinct. It was this editorial. Listen, and see if it was you that wrote it:

"Turnips should never be pulled, it injures them. It is much better to send a boy up and let him shake the tree."

"Now, what do you think of that? —for I really suppose you wrote it?"

"Think of it? Why, I think it is good. I think it is sense. I have no doubt that every year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bushels of turnips are spoiled in this township alone by being pulled in a half-ripe condition, when, if they had sent a boy up to shake the tree—"

过了大约半小时，一位老先生，胸前飘拂着一把长胡须，脸上带着一副文雅但又相当严肃的表情，走进了屋子，我招待他坐下了。看来他好像有什么心事。他摘下他的帽子，把它放在地上，然后从帽子里取出一块红绸手绢和一份我们出的报纸。

他把那份报纸放在膝上，然后，一面用手绢擦他的眼镜，一面问我道：“你就是新任的主编吗？”

我说我就是。

“你以前主编过农业报吗？”

“没有，”我说，“我这是第一次尝试。”

“看来确是这么一回事。你在农业方面有什么实践经验吗？”

“没有；我想我没有。”

“我已经从直觉中知道了这一点，”老先生说，一面戴上他的眼镜，把他那张报纸折整齐了，然后带着一副粗鲁的神气，从眼镜上方瞪着我。“我想给你读一段报纸，肯定就是这篇社论使我产生了那种直觉。听着，看这是不是你写的：

萝卜绝不可以拔，这样就会损伤它们。最好的办法是叫一个小孩爬上去，让他摇动那树。

“喂，你倒认为这几句写得怎样？——难道这真是你写的不成？”

“你认为这几句写得怎样？哦，我认为写得挺好嘛。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我深信，单说是在这个村镇里，就有千百万蒲式耳萝卜，都由于在半熟的时候被拔起而糟蹋了，同时，如果人们叫一个小孩爬上去摇那树——”

“Shake your grandmother! Turnips don’t grow on trees!”

“Oh, they don’t, don’t they? Well, who said they did? The language was intended to be figurative, wholly figurative. Anybody that knows anything will know that I meant that the boy should shake the vine.”

Then this old person got up and tore his paper all into small shreds, and stamped on them, and broke several things with his cane, and said I did not know as much as a cow; and then went out and banged the door after him, and, in short, acted in such a way that I fancied he was displeased about something. But not knowing what the trouble was, I could not be any help to him.

Pretty soon after this a long, cadaverous creature, with lanky locks hanging down to his shoulders, and a week’s stubble bristling from the hills and valleys of his face, darted within the door, and halted, motionless, with finger on lip, and head and body bent in listening attitude. No sound was heard. Still he listened. No sound. Then he turned the key in the door, and came elaborately tiptoeing toward me till he was within long reaching distance of me, when he stopped and, after scanning my face with intense interest for a while, drew a folded copy of our paper from his bosom, and said:

“There, you wrote that. Read it to me—quick! Relieve me. I suffer.”

I read as follows; and as the sentences fell from my lips I could see the relief come, I could see the drawn muscles relax, and the anxiety go out of the face, and rest and peace steal over the features like the merciful moonlight over a desolate landscape: